

## 蚊子屋

爸爸離開家之後，這個家就變成一間蚊子屋了。

屋子的內部被許多蚊子軍團入侵。嗡嗡嗡，不時聽到牠們在空中作戰的聲響。爲了偵察敵情，我查遍 Google 和百科全書，對照牠們的體型和顏色，大概是三班家蚊、環狀家蚊等品種，蟄伏在這個家各個角落。

清代的沈復在〈兒時記趣〉說：「夏蚊成雷，私擬作群鶴舞空」，他的家大概在長江一帶，那裡的氣候夏蚊是多過冬蚊的；而我們家明顯是冬蚊多過夏蚊。牠們有著候鳥的習性，每到冬天便會飛到我們家取暖。甚至把我的耳垂當作暖爐，在耳垂上叮了好幾口，幾乎可以鑿出耳洞了。我無法將牠們視爲仙氣飄飄的鶴群，畢竟仙鶴是能讓人延年益壽的，當蚊子在我皮膚上扎針的時候，我只覺得我的壽命正一點一滴被牠吮光。

丈夫應酬早出晚歸，讓妻子在家中苦苦守門，爸爸是這樣典型的富有負心漢性質的男人。他總在我熟睡時躡進我房間，我被他轉開房門的聲音吵醒，在此之前我已經很多次被蚊子吵醒了，好不容易在那些嗡嗡的聲浪中入睡，又被爸爸吵醒。多少有些惱怒，我把棉被蒙住頭裝睡，露出一條縫，偷偷看他做什麼。

他拿起我的一條運動褲往天花板一丟，砸死一隻蚊子。

我的房間沒有一支電蚊拍，爸爸只好就近拿我的衣物充作獵蚊的武器。有時是狙擊模式，先進入一陣屏息的沉默，再瞄準蚊子，發出劇烈的砰一聲。有時是機關槍模式，連續掃射好幾個砰砰砰砰，爸爸大汗淋漓地拿著我的運動褲，像是勇闖熱帶雨林的獵人。我赫然發現那一條運動褲是白色的，於是迅速從被窩中爬起，搶走爸爸手中的運動褲。那揉成一團的白色運動褲，已經像被酸梅漬染的一顆白飯糰了。

「你的房間蚊子好多喔！」他沾沾自喜，邀功似地說道。我應該要感謝爸爸幫我殺蚊子，卻又想罵他弄汗我的白褲子，左右爲難下，愣愣地看著天花板。發現我的手臂已經被蚊子叮上一整排的「紅豆冰」，癢了就抓，抓了又癢。天花板上的一隻蚊子黏上一隻蚊子。蚊子好像殺不完似的，也因為殺不完，延長了爸爸待在我房間的時間。

我對爸爸說，殺一兩隻就夠了，牠們也是生命，只是想活下去罷了。這話聽起來充滿佛心，和爸爸的殺機形成對比。其實我只是不想讓爸爸在我房間停留太久罷了。可是爸爸說不行，他們是害蟲啊，說完又從衣櫃裡拿出我另一件外套，往天

花板砸去。好險那一件外套是黑的，沾了血也看不出來。

這不是第一次爸爸把我的房間當作和蚊子軍團的戰場。爸爸延長了在我房間的時間，也縮短了與妻對壘的時間。殺了千萬隻蚊子，爸爸是屢戰屢勝的勇士，可是轉到另一個房間，面對他的妻，爸爸卻是屢戰屢敗的俘虜。交待爲什麼晚歸，與另一個女人的外遇解決了沒，離婚贍養金要開多少……各種爭執叨叨喋喋，比起蚊子單調單純的嗡嗡聲，這些生毛帶角的對話更摧折我的心。

皮膚被蚊子叮出來的紅豆冰又開始發癢了，我輕輕摳著它，避免刮破皮。剛才爸爸進我的房，不知道有沒有被蚊子叮到。想必他現在在另一個房間，已經被妻叮了滿頭包了吧？有時一早起來，看到爸爸的臉頰多了一個掌印，我會幻想那是一隻蚊子停在爸爸的臉頰，爸爸小心翼翼地想把牠一掌打死，沒想到掌落蚊飛，飛走的蚊子好像在嘲笑爸爸的無能。

小時候，媽媽和我常常在晚飯時間，面對著一桌子的菜，等爸爸回來才能動筷子。從下午五點等到六點，再瀕臨七點，這一段時間媽媽會不時躲到房間打電話，有時我會靠著門房，聽見媽媽破口大罵的聲音。往往到了七點，媽媽才說不用等他了，然後我們兩人再低頭不語地用餐。

記得爸爸喜歡吃青菜，不論是高麗菜菠菜花椰菜，我總是不敢夾太多。用餐結束後，用一個青綠色的半圓形網罩子把整桌菜蓋住，避免蚊蟲。那個半圓形網罩子就像是外星人的頭盔（某種科幻氣息），又很像小型的蚊帳，讓我想起鄉下的阿嬤家。

第一次見到蚊帳，是小時候住在鄉下阿嬤家，小小的雙人床搭起了蚊帳，那幾乎是漫天蓋地黑漆漆的，好像在野外搭帳篷。窗外傳來蟲鳴蛙叫，有時能聽見蚊子碰撞蚊帳的聲音，哀號似地嗡嗡幾聲。不知道蚊子撞上蚊帳，會不會頭暈？有一次阿嬤把蚊帳布置好了，沒想到睡到一半我的腳踝又被蚊子叮了一口，我大叫：「蚊子在蚊帳裡面！」阿嬤醒來，和我在蚊帳內趕呀趕的，最後不得已，只好把整個蚊帳拆卸下來。等房間的蚊子都趕跑之後，再把蚊帳裝回去。然而這時的蚊帳已經不再是無敵的金鐘罩了，隱約感覺蚊子隨時都會跑進來，睡得很不自在。

阿嬤說這個雙人床，爸爸小時候也躺過。不知道爸爸會不會也跟我有同樣的感觸呢？爲了避開蚊子的空襲，我們得躲到防空洞一樣的蚊帳。然而蚊帳並不是天衣無縫的，蚊子隨時可能鑽進縫隙。甚至在搭蓋蚊帳的時候，我們並不知道蚊子究竟是在帳內還是帳外，很可能正在形成一種「集中營」的密閉結構，奸巧的蚊子一隻隻躲在帳內，準備偷襲我們。

蚊帳的原理就跟家一樣吧？一個家可以是避風港，也可能是產生風浪的地方。有一次爸爸喝醉晚歸，怕見到媽媽會挨罵，於是偷偷溜進我房間跟我一起睡。他渾身酒氣在被窩裡薰得我睡不著，當我扭動身體表示抗議的時候，爸爸不耐煩地打了我一巴掌。兩個人就這樣瑟縮在窄仄的防空洞，我屏息以待，等著爸爸的酒氣消散，等著這漫漫的長夜天亮。可是空氣中危機四伏，好像下一秒就有砲彈砸下。隔著一面薄薄的牆，牆的另一邊就是媽媽，爸爸最懼怕的妻。

這屋子空虛的可怕，到處是蚊子的嗡嗡聲，那聲音間接地嚙咬你的耳朵，你的胸口，你的心。原來這就是爲什麼，爸爸寧可整晚喝醉在外頭遊蕩，睡在車裡或是和另一個女人築起新的愛巢，也不願回到這一間蚊子屋了。

爸爸第一次外遇被抓到後，曾經努力修補和家人的關係。但那就像是新手笨拙地爲屋子搭上蚊帳，最後還是啪地一聲，蚊帳倒塌下來。那些無來由的細故像一隻隻不同品種的蚊子，從地下室、陽台、書房飛奔而來，在我和媽媽身上叮了好幾個紅豆冰。我所能做的就是不斷敷藥止癢。那些蚊子嗡嗡的聲音，嗡久了，就不再是機關槍散彈炮，可以把它當作一道悠緩和諧的旋律。我就在爸媽和蚊子共同合奏的交響樂中，沉沉睡去。

蚊子常常棲身在我汗牛充棟的書櫃中（不禁想到水牛搖動尾巴趕牛虻的畫面），爸爸就像天生的蚊子探測儀，在書櫃之間穿梭打蚊子，常常將我的書弄得血跡斑斑的。翻開馬奎斯的一本《百年孤寂》，蚊子停在它的內頁：「當邦迪亞上校面對行刑槍隊時，他便會想起他父親帶他去找冰塊的那個遙遠的下午……」爸爸一掌將蚊子拍死，那血跡彷彿就從冰塊上汨汨流下。那蚊子死前火熱的血，是來自於誰的血？我，爸爸，媽媽，或是融合三人？然而火熱的血，畢竟被冰塊冷卻了。

爸媽離婚之後，這個屋子只剩下我和媽媽。屋內殘餘著蚊子的血跡，以及爸爸在各處角落留下的淡淡的掌痕。牆面、書櫃、桌角、沙發。有時我會拿起立可白，塗去我房間牆上的血跡，算是粉飾太平吧。可是立可白乾了之後，輕輕一摳就脫落，那血跡仍赤紅如新。如果用家徒四壁形容我們家，那四壁上至少還留著蚊子血，一抹疊上一抹。那血是我們家三人的。三種血跡連同基因疊在一起，可是摸起來已經沒有溫度。那是沒有兇殺的案發現場，三個人的心裡都受過傷。

好萊塢電影《侏羅紀公園》中，億萬年前叮過恐龍的蚊子，死後被琥珀包覆起來。現代科技可以藉由蚊子體內保留的恐龍血液，還原恐龍的基因。這就像我的房間和爸爸的關係一樣吧？我的房間像一塊琥珀，四面牆上保留著蚊子的血，我對爸爸的記憶，也得以重新複製繁衍下去。爸爸昔日一掌斃了蚊子，那掌風至今仍咻咻有聲。爸爸拿起我的白褲子黑外套，往天花板往牆上一砸，上萬隻蚊子帶著牠們的怨念死去，可是爸爸對我的親密，卻藉著牠們的死，一活再活。

過年的除舊大掃除，媽媽將牆上的蚊子血都用白色油漆粉刷過了，好像徹底抹消了爸爸的存在。正值冬天，蚊子還是會飛過來避冬。媽媽買了一支電蚊拍和一盞捕蚊燈。然而常常在黑暗中看到一盞捕蚊燈孤獨地發著光，沒有一隻蚊子被它捕獲，它好像深知自己比捕籠草還不如，於是自行解體了。而那些蚊子，仍在我耳邊整夜嗡嗡個不停。

忽然媽媽打開房門，拿起電蚊拍，像一名網球國手縱身飛躍，滋滋滋滋，十萬伏特的電流穿過蚊子，好像也穿過我的心胸。我發覺眼前這個女人，已經是一個母兼父職的偉大女性了。即使偵測蚊子沒有爸爸靈敏，捕捉蚊子沒有爸爸迅捷，但我知道這個女人，媽媽，她已經很盡心，很努力了。

蚊子屋是諷刺官員浪費公帑，蓋了民眾用不到的公共建材，成了專門養蚊子的廢棄屋。而爸爸媽媽也是付出了許多情感資產，才建起這個家。我無法說他們浪費了一場夫妻關係，應該是他們自然就耗竭了夫妻緣分。就像努力補破網，努力把一座蚊帳修補好，但即使蚊子離去了，我們的耳朵仍幻聽著牠的嗡嗡聲；身上的紅腫退去，仍在我們的幻覺中發癢。

當那些蚊子血都刷上了白漆，我仍記得在那一層一層的白色底下有我們三個人的鮮紅。就像我們三個人的內心，被許多因素一層一層遮掩覆蓋，像是受傷的痂皮。用力剝落後看到最痛的最深處，各自從中尋找敷療自己的方式。

爸爸離開之後，順利交到了女朋友，那算是他的白玫瑰或紅玫瑰呢？我不知道。調換張愛玲的說法，我房間牆上那一抹抹蚊子血，都凝聚成我心口上的一顆硃砂痣。顧不了他那些白玫瑰和紅玫瑰如何變幻。紅塵男女的愛情總是變幻萬千的不是嗎？正如媽媽和爸爸的愛情。

白玫瑰與紅玫瑰，我們家也是這樣一白一紅的，白的是油漆，紅的是血跡。離婚多年之後，媽媽也會關心爸爸的近況，要我傳話給他：生日快樂，父親節快樂。雖然交集的話題不多了，但至少能聽見彼此的消息。我和爸爸已經不常見面，唯一的管道是電話筒密佈的傳聲孔。爸爸有時喝醉酒，會忽然打電話來，反常地撒嬌：「你最近想我嗎？」人類體溫最高的部位是耳朵，爸爸大概也和蚊子一樣，把我的耳朵當作暖爐了。

即使這個家啞啞的像一間蚊子屋，蚊子的嗡嗡聲比人聲嘈雜。可是我們三個人的內心，還是一絲半縷，斷斷續續地連絡著。畢竟我們家的蚊子，是具有候鳥習性的蚊子啊。夏天一來牠們就飛到別的地方避暑，可能是另一個更冰涼的家。我望著家裡亮白的天花板和牆壁，下一次冬天轉寒，牠們又會飛回來。蚊子需要人類

取暖，就像人類需要另一個人取暖，那些牆壁和天花板，曾經點點滴滴，佈滿我們三個人熱情交融的血。